

此生只为越剧生

海上谈艺录

素雪芬

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兰迪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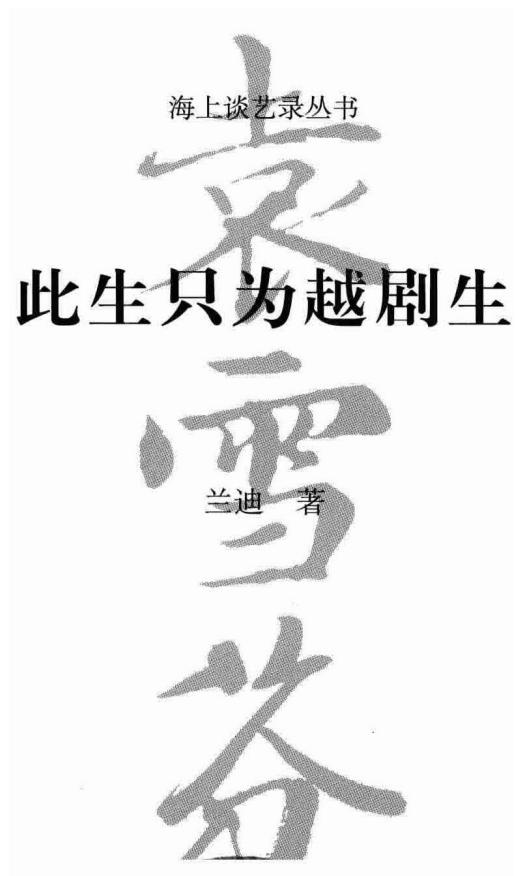


上架建议：人物传记

ISBN 978-7-5452-0484-1

9 787545 204841 >

定价：30.00元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目录(CIP)数据

此生只为越剧生 / 兰迪著. -- 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
2010.7

(海上谈艺录)

ISBN 978-7-5452-0484-1

I. ①此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袁雪芬 - 评传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06060号

“海上谈艺录”丛书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

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

统 筹 邹 平 王 刚

责任编辑 许 铭

特约编辑 孙建成

封面设计 姜 明

技术编辑 李 苟 孙宗霄

丛书名 海上谈艺录

书 名 此生只为越剧生

著 者 兰 迪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(邮编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规 格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2
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484-1/J.288
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-56401314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目 录

艺术访谈

- 若有来生，我要好好守护舞台 (003)

艺术传评

- 第一章 树屋玩童的无忌 (019)
第二章 做人演戏的执著 (038)
第三章 两个奶娘的乳汁 (061)
第四章 领军人物的胆魄 (084)
第五章 政治舞台的角色 (104)
第六章 黄金时代的辉煌 (128)
第七章 命运多舛的磨砺 (146)
第八章 戏曲大师的风范 (158)

附 录

- 从艺大事记 (171)
后 记 (183)

艺术访谈



可以告慰自己的是，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时间和生命。一个人的生命有限，光阴有限，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尽管我的一生是在乐不思蜀之中度过的，可我过得很快充实。纵然遭到种种恶意中伤和不幸，但社会对我不薄。我不但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、支持和呵护，还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关心、帮助，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厚爱，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幸！我若不能学到他们精神的万分之一，将何以回报总理、大姐和广大人民？

——袁雪芬

若有来生，我要好好守护舞台……

时间：2009年4月5日14时

地点：袁雪芬家二楼客厅

人物：袁雪芬、笔者

去做戏曲大师袁雪芬的访谈，我踌躇了许久。越剧是袁老的生命，是她人生的哲学。为维护越剧尊严，她可以牺牲所有，甚至自己的生命。只要与艺术尊严相悖的，袁老一概“六亲不认”。惟恐在认知上存有落差，我给袁老拨去电话，彼此“磨合”一番。

听说要为自己“立传”，袁老婉拒了。她说，自己就那些事情，已经被人写了，自己也出过“自述”，再写还是那些事情，没有特别意义。袁老并给我支招：“不妨去写些别人，许多老艺术家默默耕耘，他们的艺术成果，很多人不知道。”我说，《海上谈艺录》丛书旨在传承城市文化，袁老的艺术成果，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，属于这座城市的财富，不代表袁老个人，也不仅代表越剧艺术，而代表上海文化、代表戏曲事业。袁老思忖一番，或许顾及“城市需要”，于是提议我俩见面“聊起来看”。

袁老的公寓，位于淮海中路的新康花园。这座建于1934年的幽雅花园，几幢浅绿色西班牙式二层洋房在参天雪松的庇护下，散发着年代的浪漫气息。与袁老做过邻居的，有大画家颜文梁，还有大电影家赵丹。花园贯穿淮海中路与复兴中路，许多情侣在此漫步，享受环境的清幽。曾有某位英国皇室成员喜欢这里，专门来此举办过一场婚礼。

这是周日下午，新康花园满是明媚春光。摁袁老寓所门铃，但见高大雪松苍翠挺拔，还有扑鼻而来的幽兰馨香。清雅环境中的此情此景，像是寓意大师的风骨人格。

袁老的大儿子为我开门，袁老已站在楼梯口迎候。虽已春暖花开，袁老还穿着一件薄袄，脖子上围着小丝巾，茶色宽框眼镜，身体显得有点弱。

这是周恩来、邓颖超几度造访的客厅，在西面书架上，有周恩来总理的瓷盘像



油画大师颜文梁（中）与袁雪芬（右一）在画作前留影

和立身塑像，还有袁老历年所获的奖牌、奖杯和荣誉证书。东面书桌上，淡泊高雅的兰花、洁白无暇的百合，吐露满屋的芳香。袁老倚靠在浅色沙发上，面前茶几上堆满了报纸和正读着的论著。人文频道正播着专题节目——“上海音乐家论贺绿汀音乐气质”。耄耋之年的袁老，目光深邃，不时关注电视议题。

客厅两幅油画引人注目，靠书桌的墙壁上，悬挂着一幅袁老的画像。那是20世纪50年代，袁老肺结核病复发，被隔离住进传染病医院，越剧院舞美设计师按袁老照片，将她的淡定神情定格在画布上。袁老告诉我，她很喜欢这幅画，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，至今都没机会能向这位画师当面致谢。靠书架的墙壁上，则是大画家颜文梁的作品。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，袁老正在接受劳动改造，颜文梁为她画了一幅洋溢着静谧之美的风景画《秋岭》。画作结构精巧、手法写实，光影调度显现法国印象派的色彩技法，这是颜老历经三年的封笔之作。

访谈围绕城市文化议题，袁老思绪跳跃，很像乐曲的不同乐章，既有戏剧的描述，又有情感的抒发，还有缺憾的感叹。每个乐章节奏不同，所凸显的则是一种精神力量，那就是袁老生命中的艺术。

问：袁老，在这个时候来打扰您，耽误您午休了，实在抱歉。

答：没有，没有关系，我没有午休时间。

问：因为我们这个访谈，您特地放弃今天的午休吗？

答：不是的，我从来都没有午休时间。几十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我中午不睡觉，从来没有养成午休的习惯。

问：那么，一般在这个时候，袁老都做些什么？看些什么电视节目？

答：这个时候是我的学习时间。每天这个时候，我都要花一两个小时看书读报，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电视节目主要看新闻、文化专题片，还有一些访谈节目。一般电视机打开，权当做“背景音乐”。

问：袁老爱看哪些书？这么厚重的理论书，看起来会不会觉得累啊？

答：看书非常重要，特别要看艺术理论书。不看理论书，就不能掌握艺术发展规律，也不知道艺术发展到哪个阶段。看书对于我来讲，就像需要空气一样，一天不看就会“缺氧”，两天不看就有窒息感，觉得没法生存。现在有些年轻演员不爱看书、不爱看报，没有养成看书读报的习惯，他们怎么能去思考？没有思考，怎么可能去艺术创新？

问：袁老身体还好吧？听说去年您住院了，有戏迷都急哭了，还在网上说，以后再也不看越剧了。

答：在年轻的时候，我的体质就比较弱，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差不多也就这样。

问：早先听说，您的三个儿子都在国外深造，他们常回来看望您吗？

答：现在他们都回国了。孩子们都很忙，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为了能够照顾我，现在大儿子回来同我住一起，另两个儿子也常回来看我。

问：周总理来过这里，就是这个客厅吗？

答：总理来过好几次，你那边位置他就坐过……，总理和我们全家都熟悉，他非常平易近人，亲切地和我妈妈交谈，还和我那时5岁的大儿子玩“手枪”，非常随和。

问：周总理和艺术家的互动，很让人感动的。周总理、邓大姐对您特别关心，听说当年您的入党问题，也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解决的？

答：当时，对知名人士入党要求很严，虽然我早就提出入党申请，但是一直到1954年4月才被支部通过。当时华东局负责组织工作的胡立教，后来在1979年告诉我，周总理对我的入党问题给予了直接关心，有关材料在京沪线上跑了几个来回。周总理曾说：“袁雪芬同志解放前的情况我们都了解，发展她是不会辱没我们党



这是周总理几度到过的客厅



儿子海芽为袁雪芬掏耳朵

的。”这件事，总理和大姐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。

问：总理对您的关怀是多方面的，还包括您的个人生活吧？

答：不管在政治思想、越剧事业，还是在身体健康和个人生活方面，周总理、邓大姐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过问，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全方位的。周总理和邓大姐言传身教，教会我怎样做人，做什么样的人，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。

问：在电话里，您提到城市文化氛围问题。越剧的辉煌历史几乎都是在上海创造的。1942年您倡导的越剧改革，不仅对于越剧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，而且确立了中国戏曲的编导专职制度。要是当年越剧没有走出浙东农村，或者不在上海落脚，还会有那场全方位改革吗？

答：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，也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。这是很值得深究的问题，原来浙江乡下的“小歌班”，为什么来到上海这座大城市，非但没有遭到扼杀和吞没，反而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和壮大，最终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？越剧是只“小麻雀”，进行解剖研究很有意思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座城市的特殊性。越剧只有在这座城市落脚，才会有大规模的改革，这是上海城市文化所决定的。

问：都说上海是个“大码头”，越剧来上海闯荡，开始也是为了“跑码头”。后来在上海落脚，进行自身的改革。上海这个“码头”对越剧改革有什么推动力？

答：大家都说上海是一个“大码头”，这只是表象的一般说法，这座城市最深层次的东西，理论界还没有很好地深究。这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，它的地位基本接近于纽约。全世界没有哪座城市，能够像上海和纽约那样，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点。上海是一座开放性的城市，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文化，全部都在这里交汇，又都从这里向外面辐射出去。这里文化的养分非常充沛，各种营养成分也应有尽有，任何艺术来到这座城市里，都会吸收到最好的营养，可以发育得非常强壮。

问：包括袁老在内，上海孕育出不少“大家”吧？

答：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跑到上海建立？一般人都会认为，那一定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借租界“掩人耳目”，却很少有人从城市文化这个角度去思考这座城市的特殊氛围。梅兰芳不在上海登台，就没有全国的梅兰芳。周信芳在上海演出，才形成海纳百川的“麒派”艺术。这座城市是出“大家”的地方，不只是出几个“大家”，而是成批地出。一批批“大家”从这座城市走出去，奔赴到全国各地，再去影响全国的艺术发展。

问：为什么现在上海“大家”反而少了，需要呼吁“大家”的出现，甚至还要花钱去引进所谓“大家”？

答：上海要保持城市文化，自己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够丢掉。国家经济形势不断发展，改革开放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东西。对于外来文化要进行过滤，要保存好的东西，也就是那些可以作为文化养分，让大家去吸收的营养。而那些属于糟粕的东西，可能带给城市负面效应的所谓“文化”，甚至会伤害到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这就需要很好地进行鉴别，并且将它们挡在城市大门之外。

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，他们了解历史，一路奋斗过来，对于自己的文化非常呵护。现在不少年轻人对于中国历史了解很少，不珍惜自己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将外来的東西都当宝贝，而该把那些脏东西去除掉，把好东西留下来。什么东西都进来，泛滥成灾不行，有碍于“大家”的形成。

问：越剧刚开始到上海，好像有过几次挫折，不是马上就立稳脚跟的吧？

答：1917年，“小歌班”第一次进入上海，演出形式非常简陋，伴奏也只是用人声“帮腔”。越剧一次次地闯荡上海，在这座城市开眼界，发现自身的问题，一步步地进行改良。越剧在上海大开眼界，既看到传统的京剧、昆剧，又看到西方的话剧、电影，越剧在上海得到中西方文化熏陶，吸收丰富的营养。越剧要是还在浙江乌篷船上飘游，不可能那么大刀阔斧地改革；越剧如果在其他城市落户，也不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戏曲发展的全国性大剧种。

这座城市的营养成分，别的城市是不具有的。越剧来到上海，海纳百川的城市氛围，使越剧演员产生强烈的改革要求，越剧改革才会有飞跃，越剧艺术才会突飞猛进地发展。理论家可以通过解剖越剧这只“小麻雀”，对城市文化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，能够揭示出城市文化的重要价值。

问：那时在上海，您已经挂头牌、唱电台、灌唱片，被封为“越剧新后”了。为啥还要自掏腰包，把一批新文艺青年凝聚在身边，进行那么大规模的越剧改革？

答：身为演员，不能只为生活，还要考虑能为观众带来什么。我16岁到上海，一下子看到很多东西，特别是看了进步话剧，就不满意越剧现状了。希望艺术得到尊重，不想成为被人歧视的“戏子”，就要用艺术的力量，去感召广大观众。

我11岁进科班学习越剧，当时只是为了谋生。旧社会演员地位极其卑微，只能独善其身，即使唱得大红大紫，还是要被人家看不起，还是要被当成供人玩弄的“戏子”，无法摆脱被侮辱和遭损害的厄运。我父亲是私塾教书先生，我也读过两年多书，在戏班里算是有点文化的，被打入社会最底层，没有做人的尊严，实在于心不甘。

问：为什么有人说，袁老本性就“不安分”，在进入信息发达的城市环境里，就特别地会“折腾”，所以能够成为戏曲创新的领军人物，成为大刀阔斧的艺术改革家？

答：我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对于丑陋的东西深恶痛绝，所以想要改变它。上海文化的主要特点，就是她的开放性和进取性。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，让我有所比较，也有所认识，并且对艺术进行反思。我不唱堂会，不参加饭局，不拜过房爷、过房娘，省下许多应酬时间，可以走出闭塞的戏班子，去呼吸城市文化的气息。我大量看京剧、看昆剧，看其他传统戏曲剧目，也在座特殊的城市里，看到好莱坞最新电影，还有进步话剧。我喜欢越剧艺术，却厌恶越剧舞台上丑陋的东西。看到话剧舞台的艺术震撼力，就希望自己的舞台也能这样。能不能仿照话剧演出？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，让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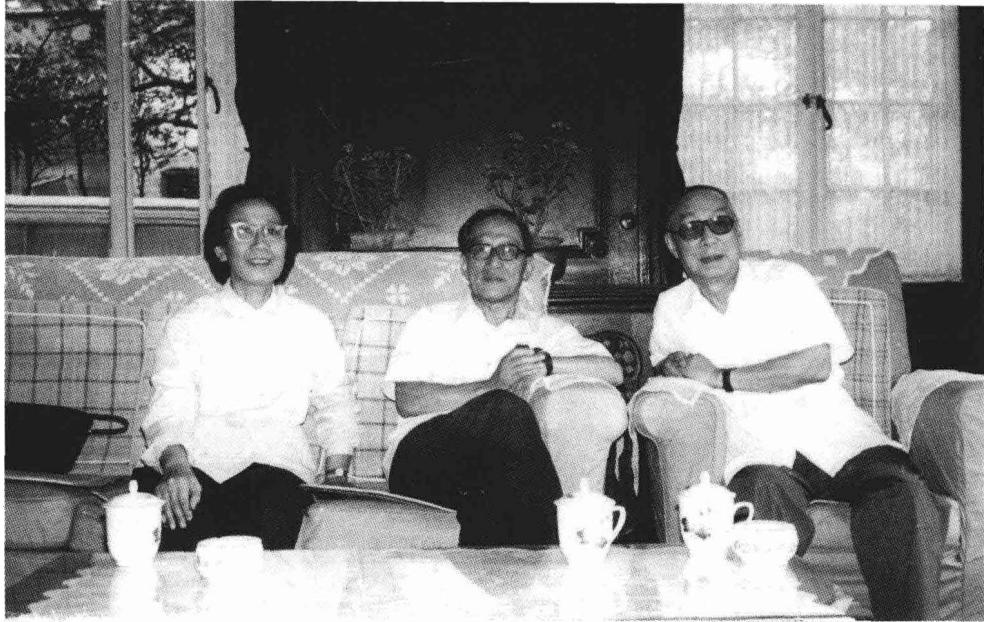
问：1946年5月《祥林嫂》的上演，成为越剧改革划时代的标志。越剧清新绚丽、委婉动听，改革创新为什么选择鲁迅作品？

答：从16岁开始，我就跟着科班几进上海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，我都从来没有接触过鲁迅作品，根本不知道鲁迅先生有多伟大。越剧改革进行了几年，基本上还是舞台形式的改变，当时很希望在内容上进行拓展。有天晚饭过后，我在明星大戏院后台化妆，南薇说要读篇小说给我听，看能不能改编成戏，那就是鲁迅先生的《祝福》。小说描述的风土人情很像我的浙东老家，祥林嫂的性格命运，在我妈妈和祖母身上就能看到影子。我对这个人物很熟悉，对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很同情，当场表示可以改编演出。

问：听您说，祥林嫂是您的革命领路人，为什么要这么讲？

答：因为演《祥林嫂》，我读了鲁迅的小说。也因为祥林嫂这个人物，我接触到许广平先生，并通过许先生接触到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。在这部戏彩排时，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于伶、戏剧家田汉、欧阳予倩、洪深等，都热情地鼓励我。田汉先生看完戏后，第二天还找我和南薇去谈话，谈戏曲改革问题，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。后来《祥林嫂》演出全场爆满，鲁迅作品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，舆论界发表了很多评论，各家媒体都作了醒目报道。

越剧以前不登大雅之堂，演员被当做玩物一样的“戏子”，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尊重。能够得到那么真诚、平等的对待，那种感觉很不一样。从舆论界对《祥林嫂》的评价中，我也认识到鲁迅先生有多么伟大，理解了造成祥林嫂的悲剧，并不是她的命运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制度所造成的。《祥林嫂》的演出，让我



袁雪芬与杜宣、俞振飞合影

明白了演员对社会的责任。所以说，是《祥林嫂》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，许广平是我的指路人。没有《祥林嫂》，我不会认识许广平，不认识许广平，也不可能接触到党的文艺工作者。

问：那个时候，因为《祥林嫂》的演出，您得到了党的关怀和指引，也遭到黑暗势力的死亡恫吓。搞越剧改革要受到死亡威胁，那时您一个20岁的女子，没有害怕畏缩过吗？

答：因为演出《祥林嫂》，反动派特务当我眼中钉。特务流氓向我抛粪，扬言要用硝镪水毁我的容，让我永远登不了台，还给我送来装有子弹的恫吓信。我不怕！因为演《祥林嫂》，我终于找到艺术尊严，找到人格尊严。尊严，重于泰山！对于死亡威胁，我什么都不怕！郭沫若、田汉、洪深、许广平等文化界人士，冒着生命危险出席记者招待会。他们慷慨地说，这个社会没有保障，大声疾呼：“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！”这些进步舆论对我的支持，让我挺起胸膛勇敢抗争。

问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，越剧作为全国性大剧种，深受广大观众喜爱，甚至

排名到全国第二大剧种。新中国的成立，对越剧发展起到哪些关键性作用？

答：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那是越剧创作的“黄金时代”，越剧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剧种，并且走向世界舞台，也是在这个时期。新中国成立了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，越剧艺术得到整体提升，打造出很有影响力的精品剧目。正是这些精品，让国外观众和专家开始关注越剧，并且增进对中国戏曲的了解。精品不是谁捧出来的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要在长期演出实践中，被广大观众和行家公认的。

1953年拍摄的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是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，观众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国产片中名列榜首。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，周总理用这部片子招待各国记者，被评价为故事好、音乐好、演技好、色彩好的“四好”作品。喜剧大师卓别林虽然听不懂唱词，但是他很喜欢这部电影。有些观众因为这部电影，迷上了越剧，有些地区的影迷无师自通，专门成立了越剧团。1953年排演的《西厢记》，多次用来招待国宾，并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一起到海外演出。《红楼梦》的演出，再次引起轰动，唱片发行量名列全国第一，拍成电影更是观众如潮。《祥林嫂》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第一部鲁迅作品，经过反复加工，无论在体现原作精神方面，还是在各个艺术环节上，都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充分肯定。

问：这些精品剧目，对于越剧本身的意义是什么？对于戏曲艺术的创新和发展，具有怎样的意义？

答：这些精品剧目的出现，提升了越剧文化品位，也扩大了地方戏曲在观众中的影响。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全国共有23个剧种、100多部作品参演。越剧第一次在全国同行中展示艺术成果，专家们高度评价越剧改革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获得了剧本奖、演出一等奖、演员一等奖，音乐指挥刘如曾和舞美设计苏石风，也都获得了两个唯一的单项奖。《西厢记》也获得了剧本奖和演员一等奖。参加展演的《白蛇传》，虽然不参加评奖，但是被指定为毛主席招待国宾剧目。

问：很多人是看了电影《梁祝》，才开始了解越剧的。戏剧电影对剧目能起什么作用？

答：戏剧电影对剧种和剧目宣传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。越剧能够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，戏剧电影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问：越剧从农村来到大都市，在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戏曲大剧种，并且成为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新时期的上海，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，越剧应该如何积极参与城市建设，为这座城市奉献更多精品剧目？

答：新时期的上海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，需要更多的艺术精品。但是，精品是改革的成果，不是今天抓个剧目，明天就能成为精品的。精品要有个积蓄过程，需要进行反复加工修改，不断地进行艺术改革。像《梁祝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红楼梦》几部精品，在越剧改革之前就有了，但是那时非但不是精品，而且胡编乱造反而糟蹋了名作。要成为精品很不容易，要通过反复实践，在舞台上不断打磨，精益求精地进行修改加工。

问：现在有些戏曲作品，没怎么演就自称精品了。这几部精品，经过了怎样的锤炼和提高？

答：像《梁祝》这部戏，师傅教时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20世纪40年代，我和马樟花合作时，已经去掉很多糟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、1951年《梁祝》两次去北京演出，都进行了修改加工，1952年参加全国戏曲观摩会演，更是集中力量进行修改，即使拍成电影后，出国演出还要再加工。《西厢记》从1953年起演到1955年出国，整部戏也是一再打磨，初演时有“佳期”，后来就被删去了，增加了反封建精神的“寄方”。《红楼梦》小说基础扎实，从1959年演出，到后来出国、拍电影，还是无数遍地修改。《祥林嫂》更是从无到有，从1946年初演出，后来拍了两次电影，进行了四次大修改。1956年删去了阿牛少爷的情感线，更多地体现了原著精神。1962年删去剧中砍门槛的情节，进一步加强戏曲性。1977年再次作了大修改，并拍摄成彩色宽银幕电影。

问：说到越剧精品，大家马上想到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祥林嫂》、《西厢记》和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金刚”。新时期的城市文化能不能永远喝这几坛醇酒？

答：只有优质精品剧目，才能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，并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财富。新时期需要创作新的精品剧目，这是时代的需要，我们没有理由吃老本，躺在过去的艺术成果上。现在存在着一种倾向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什么都要讲市场、讲钞票。

创作新的精品剧目，需要艺术积累，在戏曲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，越剧改革难免遇到困难。但是，创作新的精品剧目，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，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，青年艺术家义不容辞，要克服困难进行艺术创新。当年越剧改革遇到的困难还少吗？难道条件比现在还好？关键还是艺术家的责任感问题。

问：越剧的辉煌时期，以出现几部精品作为标志。在戏曲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，精品剧目有点“难产”，继续推进戏曲改革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